

大 廟 帝 國

第四部 阳谋春秋 上卷 修订版

孙皓晖 著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河南文艺出版社

# 大秦帝国

第四部 阳谋春秋 上卷 修订版

孙皓晖 著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 
河南文艺出版社

# 献给中国原生文明的光荣与梦想

——题记

## 目 录

楔子.....	1
---------	---

### 第一章 暮政维艰

一 落拓奇士隐秘出山 .....	11
二 天地不昭昭 谋国有大道 .....	20
三 布衣水工震撼了咸阳君臣 .....	34
四 昭襄王暮定计然策 .....	47
五 华阳夫人憋出了一字策 .....	61

### 第二章 商旅大士

一 名士逢楚头 慷慨说山东 .....	68
二 天府鬼域 沧桑陈城 .....	76
三 天计寓三杰聚酒 .....	80
四 旷古未闻的商战故事 .....	93

- 五 吕不韦豪爽地接受了落魄者的托付 ..... 110

### 第三章 邯郸异谋

- 一 所谓伊人 在水一方 ..... 117
- 二 邯郸遇奇 慎言慎行 ..... 122
- 三 奇货可居 绸缪束薪 ..... 133
- 四 博徒卖浆 风尘两奇 ..... 140
- 五 商旅说政 女儿生情 ..... 146
- 六 岌岌故土 悠悠我思 ..... 159

### 第四章 咸阳初动

- 一 幽幽南山 不宁不令 ..... 183
- 二 丞相府来了不速之客 ..... 189
- 三 奇策考校 太子府一团乱麻 ..... 198
- 四 碧潭废墟的隐居夫人 ..... 209
- 五 霜雾迷离 宫闱权臣竟托一人 ..... 217

### 第五章 情变横生

- 一 弭兵论战 嬴子楚声名鹊起 ..... 228
- 二 秋夜高楼 秦筝忽起 ..... 244
- 三 胡杨林中的落寞庭院 ..... 253
- 四 法度精严兮 万绿家邦 ..... 258
- 五 情之有契 心之唯艰 ..... 264
- 六 殷殷宴席生出了无端波澜 ..... 277

七 欲将子还兮 子不我思 .....	286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## 第六章 子楚还国

一 乾纲独断 策不乱法 .....	293
二 立嫡密书生发出意想不到的事端 .....	301
三 佳人归来兮 春不可以残 .....	308
四 峡谷丛林的蒙面马队 .....	315
五 一波三折 先机行险 .....	321
六 长歌当哭兮 大义何殇 .....	335

## 第七章 流火迷离

一 太庙勒石 捶拊以鞭王族 .....	346
二 塞上春寒 心变情异 .....	361
三 别辞难矣 聚散何堪 .....	377
四 执一不二 正心跬步 .....	383
五 泮京废墟的远古洞窟 .....	392
六 冠礼之夜的两代储君 .....	405

## 楔子

秦昭王五十一年，白露一场森森霜雾，天气顿时冷了。

霜降八月初，时令乖戾天下失序也。寻常庶民虽不谙此等天人玄机，却对年景冷暖看得一清二楚。十几年间大战连绵，天下疲软失形，天道时令岂能不乱？先是燕齐六年苦战，两国同时衰败。紧跟着秦赵两强大鏖兵，长平血战赵国奄奄一息。战后秦国两次攻赵兵败，也是垂垂无力。倏忽之间，战国中期号称天下四强的秦赵齐燕一齐衰落，天下顿时没了光彩。大军对垒的广袤战场沉寂了，使节纵横的宽阔官道冷清了，逃穷避战的难民潮消失了，商旅交错人马喧嚣的关隘也萧疏了。人斗累了，天看累了，连大河南北莽莽丛林中的大象都蛰伏到山坳里去了。大国小国强国弱国，都在卸套老牛一般粗重地喘息着，连向夙敌嘶吼一声的力气都没有了。

天地翻覆的战国之世，第一次进入了令人战栗的寂然峡谷。

却说这个寒冷的秋日，燕赵边境人迹寥落，从北方群山银线般抽出的燕赵官道一进易水河谷便埋进了茫茫轻霾，清晨的太阳也变得红蒙蒙混沌起来。此时，一阵清脆激烈的马蹄声如急雨而来，倏忽从北方官道掠进了河谷山口。堪堪两个转弯，一阵大笑声在远处突兀荡开，茫茫霜霏中恍若天外之音。骤然之间骏马一声长嘶，急雨般的马蹄声骤然收敛，骑士高声喝问：“何方高士？现身说话！”

“蔡泽离燕，欲投何处？”霾中声音浑厚悠远。

“阁下何人？知我蔡泽之名！”

“落拓不遇，燕山蔡泽也。唐举岂能不知？”

骑士顿时一阵大笑：“易学大家中途截道，却是为何？”

“足下匆匆南下，未免操之过急也。”话音落点，一个身影已经站在了骑士对面的大石上，依稀可见一领青袍一顶斗笠一支竹杖，分明一个世外隐者。

“足下何意？蔡泽不明。”红衣骑士一脸不屑的微笑。

“弱冠离家，游说诸侯十五年不遇，足下不思因由何在？”

“天下昏昏，不识我长策大谋也！岂有他哉？”

青袍者哈哈大笑：“怨天尤人，唯不责己，孔孟之迂阔也！”

“唐举！”骑士马鞭直指，“我计然家与孔孟一辙么？”

“计然之学重经济，轻法制，与秦国南辕北辙也。”

骑士脸色倏忽一变，跳下马来一拱道：“先生教我。”

青袍者笃笃一点竹杖：“秦以法治立国，治秦得以固法为本，法固而后行计然长策，固法与富国并举，咸阳方可立足矣。”

骑士脸色倏忽又是一变：“先生莫非为范雎预谋退路？”

“才大心小，蔡泽也。”青袍老者悠然一笑转身而去。

“且慢！”骑士深深一躬，“蔡泽尚有一请。”

“老夫知无不言。”老者悠然一笑。

骑士语态昂昂：“闻先生易学精深，相人如神，曾相李兑百日之内必任赵国丞相，此后应验无差！蔡泽敢请先生一相。”

“大丈夫当为则为。预断吉凶，非名士之道也。”

“先生差矣！”骑士骄傲地笑着，“蔡泽不忧功业不成，何求预断吉凶。吾所忧者，人生苦短也！唯请先生明示者，蔡泽人寿几何？”

“既然如此，老夫做一回相师也罢。”目光从骑士身上扫过，青袍者淡淡一笑，“足下身形五官特异不群：鼻粗仰天，脖颈奇短，肩宽高耸，膝挛罗圈，眉眼拥挤，面色焦黑透红。此相谓之‘魑颜蹙颞’，为异人异相，可享高寿也。”骑士两手漫不经心地绞着马鞭不以为然地摇摇头：“高寿之说模糊无定，不当出自大师之口。料事能测百日之期，相寿岂一个‘高’字了得？”青袍者微微一笑道：“足下既要诘难相学之深浅，老夫便直言不讳了：



自今而后，足下尚有四十三年生期，当在七十八岁时寿终正寝。”骑士片刻愣怔却又立即一阵哈哈大笑：“佩相印，结紫绶，膏粱齿肥，四十三年足矣！”

青袍老者一点竹杖：“然则，老夫尚有一言……”

“功业之事，无须先生指点。”骑士一拱手打断，说声告辞飞身上马。那匹雪白的骏马一声长嘶，风驰电掣般去了。青袍者看得一阵，摇头叹息着消失在了云雾山中。

旬日之后，蔡泽进了咸阳，在尚商坊的燕山社寓住了下来。社寓者，商社寓所也。这燕山社寓，便是燕国商社的公寓。此时燕国商旅大见萎缩，咸阳燕商已经远远没有了燕昭王时的声势，煌煌一片燕式庭院，空荡荡日见萧瑟。不意有故国名士入住，燕商们不禁大喜过望，捐金大宴，将赫赫有名的六国大商与旅居咸阳的山东名士们一拨拨请来，川流不息地与蔡泽做风雅盘桓。蔡泽卓尔不群，第一次宴席高谈阔论：“即墨大战，燕齐两衰。长平大战，秦赵两衰。若无变身新法，秦国不能再起也！”有士子问先生志向，蔡泽更是语惊四座：“秦相范雎，可取而代之也！”

一时席间哗然。不消几日，蔡泽公然谋求秦国丞相的勃勃雄心，在咸阳巷间流传开来，成了轰动秦人的一则奇闻。消息传到丞相府，范雎笑了：“狂狷之士多奇才，此人倒是值得一见。”于是，家老奉命驾着六尺伞盖的青铜辎车，请来了这位燕国名士。

蔡泽洒脱不羁，下得辎车不待通报，站在门厅一阵大笑道：“应侯何在？燕山蔡泽来也！”径自摇着奇特的罗圈步悠悠然进了两厢灯火之中。方入第三进大庭院，一阵笑声从迎面风灯摇曳处飘了过来：“未飞先振翼，声闻三千里，必是燕山鸿鹄来也！”随着笑声，一人布衣散发大步走到面前。蔡泽一拱手高声道：“其翼若垂天之云，不振焉得高飞？”范雎不禁大笑：“惊世大言，天下无出其右也！”蔡泽呵呵笑了：“岂敢岂敢，原是在下心虚，大言壮胆而已。”范雎揶揄笑道：“老夫赞为鸿鹄，足下竟自认北溟鲲鹏，一惊一乍，果是游说有术也。”蔡泽这才肃然一躬：“不敢班门弄斧，在下原是为进言丞相而来。”范雎虚手一扶笑道：“既是有备而来，厅中说话。”

进得厅中，范雎吩咐女仆煮茶。蔡泽一耸鼻头笑道：“秦有太一山，这茶香算得纯正。”范雎道：“饮得太一茶，差强秦人了。”蔡泽大摇其头：“未必未必，在下纵是啮得肥羊炖，也还是燕人一个。”范雎笑道：“做得秦国事，自是秦国人，何在乎啮羊吃茶？”蔡泽又是大摇其头：“未必未必。应侯为秦做事十余年，莫非秦人了？”说话间女仆将热腾腾茶

水捧了上来，范雎扬手一个虚请，悠然笑道：“先生左右遮挡，看来是有话在心不吐不快也。有何说辞，老夫洗耳恭听。”

蔡泽对着大陶杯冒出的腾腾茶气深深地做了一个吐纳，方才悠然笑道：“应侯天下大器，何以见事如此迟缓？”见范雎只似笑非笑地盯着自己，又是一笑，“天有四时，人有代谢。功成者退，后来者进，君以为然否？”

范雎鼻头哼了一声，还是没有说话。

“心境高远，方得名士人生也！应侯以为然否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功业千秋传颂，天年善终无灾，可是人生善事？”

“……”

蔡泽大是尴尬，终于不甘这种有问无答的自说自话，细长的手指叩着座案一泻直下：“五百年来，天下强国之功臣莫过于越之文仲、楚之吴起、秦之商鞅也！然三人皆功成惨死，余恨悠悠。细究三人政行，皆是建功之才有余，立身之道不足也！虽有功业刻于史书，却终无大德流传后世，诚为憾事哉！”

范雎笑了：“足下鲲鹏高远，敢问何为传世大德？”

“功成而能身全，名士之大德也！”蔡泽词锋大展，“功成身死，是为小德。无功身全，是为无德。恶行遗臭，等而下之。大丈夫建功立业，当以全身而终为上。功成身死，人生至境之泰半，与贤哲极致相去甚远，不足效法也！”

“以鲲鹏高见，五百年来何人当可效法？”

“陶朱公范蠡，武信君张仪，全功全德也。”

“啪！”的一声，范雎拍案而起：“蔡泽大谬也！大丈夫不以天下兴亡为己任，唯以个人安危为至高，谈何大德传世？文仲治越安民，宁自杀于相位而不随范蠡隐退。吴起变楚，明知与贵族为敌而不避凶杀。商君变秦，宁取杀身之祸而止息秦国内乱。此三人者，极身无二虑，尽公不顾私，宁负重屈己而不荒政误民，宁做牺牲而不乱政误国，堪称大德之最高风范，忠节之千古楷模也！至于范蠡张仪者流，知难而退，见祸而走，狗苟蝇营于山野林泉，竟有尔等视为全功全德，当真令范雎汗颜也！足下自诩展翼鲲鹏，说辞却如蓬间雀，如此欲取范雎而代之，未免小瞧这颗秦国相印了！”

“应侯之见，何为名士大德？”面色通红的蔡泽勉力支应着。

“以义死难，死而全国！”范雎齿缝间掷出八个字，大袖一挥，说声家老送客，径自去了。蔡泽难堪愣怔，一时茫然不知所措，及至家老道一声先生请，才惶惶然跟着家老摇了出去。

是夜月明星稀，范雎被蔡泽搅得心绪不宁，在后园池边漫步遐思。正在转悠，却闻婆娑竹林中一阵笑声：“望水者，心在山野林泉也。”范雎闻声不禁大喜：“原是唐举兄到了，无怪风清月明也！”随着笑声，竹林中走出了一个小青袍老者，竹杖搭手一拱道：“惯做不速之客，有扰范叔雅兴了。”范雎哈哈笑道：“正在忧思难解，哪里来的雅兴？走，书房清静，痛饮一番。”唐举笑道：“与人相约游历，酒却免了。顺道前来，只是送一卷奇书，供你这书痴消遣罢了。”范雎一声叹息：“纵有奇书，何消胸中块垒也！”唐举从背上解下一个青布包袱递了过来：“只读此书，保范叔心神通泰。”范雎双手接过青布卷笑道：“也好！唐兄素来神龙见首不见尾，酒，日后再补也罢。”

唐举哈哈大笑，一声告辞，倏忽消失在竹林之中。

范雎也不过问，悠悠然回了书房。灯下打开青布包袱，却见粗粗一卷竹简，用麻线捆扎得分外仔细，解开绳结抖开竹简，刚一铺开，题头赫然五个大字——评点计然书！范雎大是惊讶，仔细一看，这卷书简非同寻常：韦编连缀极是精致讲究，搭手摸去，竹简背后竟没有一个皮线绳结；紫色竹简刻正文大字，绿色竹简刻评点小字，紫绿相间，文评有别，分外的简明清爽；竹简天地打磨得极为光滑，还分别涂出一道蓝色（天）与黄色（地），蓝黄天地偶有眉批，朱砂书写，悬于石粉过白的中间刀刻文字之上，似白璧之上镶进了颗颗红色珠玉，上手入眼爽心悦目。范雎书吏出身，娴熟书房事务，一看便知此书是高人名士凝聚心血之孤本杰作，否则断不会如此讲究。按此书制作之精，外面还当有或铜或木之书函，目下没有，定然是唐举背负不便，将函去掉了，殊为可惜。然则，真正令范雎惊讶的，还不是这诸般考究的书式制作，而是这失传数百年的奇书再现，且有人如此精心评点。

计然者，春秋末期晋国之智谋奇士也。此人游历吴越，收了个叫做范蠡的布衣之士做学生。范蠡后来成了越国上大夫，辅助越王勾践复仇灭吴，成就了一代霸业，后来飘然隐退泛舟湖海，于陶地以“朱公”名号染指商旅，不到十年富甲天下，于是被商旅呼为

陶朱公<sup>①</sup>。这《计然书》，是范蠡隐退后辑录老师计然之言论，并参以自己见解所成，全书七策八千余言，说的是一个邦国致富术。富国富人，字字精到，天下商旅呼之为“绝世富经”，名士则称之为“计然七策”。

如此一部奇书，两百年来只听人说不闻人学。纵是名士大家云集的稷下学宫，也没有教习《计然书》的名士大家。这部口碑相传的奇书，亦如计然、范蠡一般，湮没在变幻莫测的人世沉浮中去了。此等奇书突兀面世，范雎如何不惊讶非常？

顾不得细细揣摩，范雎一目十行地浏览起来。几节读过，他发现这《计然书》的评点比本文更是奇特。本文曰：“知战则修备，时用则知物，二者形，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。”评点云：“今世多战，修备更在战后。大战国乏，唯知养息致富而后起，国可长盛。四强皆衰者何？不谙战后修备之道也！”随着本文主旨，评点者又将计然的“修备知物”细化为养息富国之六策：通货物、振百工、平物价、轻税赋、重水利、兴农桑；每策之后又有细化，林林总总精当齐备。范雎虽非经济之才，然毕竟为相秉政多年，对国计民生之要害关节还是清楚的，一看此等见解，便知评点者决然一个经国致富之行家里手，不禁连连赞叹，一口气看了下去。

五更鸡鸣，范雎犹在捧着书卷揣摩，品咂端详之间，突然放声大笑起来。

却说蔡泽回到燕山社寓，大商们纷纷聚来聆听高论，以为这鲲鹏名士的相府之行必是一鸣惊人，都想请这“未冠丞相”先行指点秦国商机。存了这个想头，商人们分外慷慨热络，蔡泽未回时，社寓正厅已是大宴齐备锦衣如云，纷纷议论如何酬谢这个看重商旅的名士丞相了。燕国商人们更觉光彩过人，兴奋呼喝应酬不已。

不想，蔡泽进得大门一脸愤激之色，尚未就座便对着众人一个长躬：“范雎不识时务，蔡泽愧对诸位，告辞！”一甩红衣大袖径自走了。燕商们大是难堪，一阵愣怔连忙追出来劝阻，却不想蔡泽出门便飞马而去，一时踪迹皆无。山东商人们大觉无趣，顿时纷纷散去，只留下几个燕商对着满厅酒宴兀自发呆。

飞马疾驰，暮色时分蔡泽到了蓝田塬下的松林坡。正欲跃马出林，蔡泽却骤然勒住马缰愣在了当道——前方树下的一方大青石上，一个青袍斗笠的老者正对着他悠然发

<sup>①</sup> 陶，春秋小诸侯国，今山东定陶。《括地志》记载：曹州济阳县东南三里有陶朱公冢。

笑。蔡泽顿觉难堪，走马上前黑着脸道：“先生笑我么？”

“足下不当笑么？”

“蔡泽固当笑，先生更当一笑！”

“噢？”

“唐举易相大家，料运南辕北辙，岂非可笑！”

“此时尚有如此说辞，无可救药也！”唐举一点竹杖站了起来，“守不当志，言不当行，纵有天命，亦当流于无形。足下好自为之，老夫就此别过。”

“且慢！”蔡泽跳下马一拱手，“蔡泽究竟何错？”

唐举无可奈何地一笑：“赵良说商鞅故事，足下可知？”

“何消问得！”

“足下见范叔说辞，不觉与赵良同出一辙么？”

“敢请明示。”蔡泽依旧一副较真口吻。

“赵良之错，足下之误，皆在唯以全身之道劝人急流勇退。殊不知历来国士入政，最是崇尚忠贞节义之牺牲，最是蔑视明哲保身之中庸。范雎两次举荐无节之人，误国害己，原本已对全身无节者深恶痛绝。足下操流俗猥琐说辞，却自以为是，岂能不大大碰壁？就实而论，足下本经济谋国之士，本当直面阐发治秦主张，宣示富国谋略。<sup>1</sup>明察如范雎者，量君之才，自会一力举荐。范雎虽计较恩怨，然终不失天下胸怀也。否则，孤傲范叔如何能延请足下入府聚谈？老夫言尽于此，足下却自思量。”

蔡泽脸色阵红阵白，乖戾桀骜之气候忽一扫而去，不禁深深一躬：“大师之论，为我十五年游说拨云见日。蔡泽明于事而暗于人，离秦后定当惕厉锤炼，不负大师指点。”

唐举笑了：“蔡泽命在咸阳，谈何离秦而去？”

“大师是说，重返咸阳依然有望？”

“行事守正，自有天道。”

“好！”蔡泽精神一振，“得大师指点，蔡泽绝不会再次铸错。告辞！”一拱手翻身上马绝尘西去了。

林中一阵大笑声传来：“唐兄费劲也！善举已罢，上路了。”唐举转身对着林中笑道：“此事若成，全赖那卷奇书之功。只是老夫无法赔你了。”林中人笑道：“只派得用场方算珍奇，我又不想做丞相，要那物事何用？”唐举边走边笑道：“此等事终是尽心也，日后是

蔡泽自己了。走,随你到南国消闲去也。”入得松林片刻,马蹄沓沓车声辘辘,一直从蓝田塬向东南去了。

蔡泽重回咸阳,做派大变了。

头一桩,蔡泽住进了咸阳国人区的秦人客栈,而后早出晚归,细心踏勘秦国官市市民百工作坊。看了三日,蔡泽只觉大有裨益,深感自己下车伊始哇啦哇啦实在是狂躁浅薄。从此蔡泽日每入市,将咸阳民生与官府治理摸了个一清二楚。半月之后,蔡泽又西出咸阳到郿县访查踏勘。郿县本是老秦人聚居的第一大县,关中第一富庶之地。全县二十八里,里里都有勤耕得爵的官身农夫。秦人将村叫做“里”,二十八里也就是二十八村。蔡泽一里一里访去,之后又在县城踏勘三日,一月下来,对秦国耕战之法有了扎实明晰的见解。第一场大雪降临时,蔡泽回到了咸阳,埋头三日,拟就一卷《富秦六法》,要重新拜访丞相府,与范雎做一番长策较量。

正在第四日清晨,雪花轻柔如柳絮般飞扬,一辆青铜辎车辘辘驶到客栈大门。店主匆忙迎出,却又立即飞也似跑进了店中,及至拉着蔡泽出房,一名黑袍官员已经恭敬地站在了庭院中:“在下行人张固,奉王书请先生入宫。”说着将一卷竹简双手递了过来。

“阁下奉王书召我?”蔡泽冲口一问。

“秦王沉痾在身,礼数不周处尚请先生见谅。”

行人恭敬,蔡泽却是一阵不安,倏忽之间有些茫然。这“行人”本是秦国执掌邦交事务的官员,隶属丞相府,除了涉及邦交,行人不会直奉国君书令办理具体事务。今日行人前来,莫非此事与范雎相关?果真如此,只怕大坏。素闻范雎睚眦必报,最是计较恩怨,岂能说自己好话?定然是范雎故伎重施,要借秦王之手除掉自己!范雎啊范雎,身为天下第一相国,如此胸襟安得立足?蔡泽一介布衣,死则死矣,却偏是要在秦王面前撕破你的伪君子面具!心念及此,蔡泽再不犹疑,回房揣起书卷随行人登车去了。

片刻之间,辎车进了王城。蔡泽随行人进了西偏殿,却见白发白须的一个老人面色困倦地半躺在一张极大的榻上,想来是赫赫声威的老秦王了。蔡泽赳赳大步摇上前去,气昂昂一拱手:“燕山蔡泽,参见秦王!”“先生入座。”苍老疲惫的秦昭王抬手一指右手大案,待蔡泽入座,淡然一笑,“人言先生有经纬之才,有访秦之苦。我大秦正在艰危之时,先生何以教我?”蔡泽极是机敏,一看秦昭王气色,心知此王已耐不得长篇大论,一拱手

开门见山道：“蔡泽师计然富国之学，访秦又拟《富秦六法》，今呈秦王闲来一观，便知秦国经济之弊，亦知秦国致富之道也！”蔡泽只寻思尽速撂过这个话题，便要相机揭露范雎之险恶。

“先生不妨大要言之。”秦昭王显然有延续话题之意。

“大要而言：秦国经济弊端在于富源闭塞，六年大战已国库空虚民力疲弱。秦国重新崛起之道，只在法、富、强、清四字并重，犹如驷马铁车之稳固飞驰也！”蔡泽两句话说完停顿下来，只等老秦王口吻扭转话题。

秦昭王老眼骤然生光：“何谓富源闭塞？”

蔡泽心无所求，说得分外洒脱利落：“秦之财富，在于近百年积累所成。积累之缓慢，远不及大战耗费之所需。其所以如此，在于富源闭塞未开，出入渠道不畅。但遇连绵大战，支出远大于岁入，一旦不能速胜，或不能从战败国掠财补充，元气便会大衰！何谓富源闭塞？其一，依赖外商周流财货，限制国人商市，自断商旅税源；其二，田虽私有而水利未开，民众耕耘之力不能生发，赋税不能扩大；其三，唯知奖励耕战，不知奖励生育，人口来源不丰。此大要也，细目数来，皆在《富秦六法》之中，秦王自看可也。”

“驷马铁车，却是何说？”秦昭王分明意犹未尽。

“秦以法治立国，然唯法不能成天下。固法之外，尚须富、强、清并重，方可长盛不衰。富在开源，强在众民，清在官吏。法制巩固，富源大开，人口众多，吏治清明，此谓驷马也！有此驷马驾驭邦国战车，何惧一战两战之败哉！”

“好！应侯这次终是没有走眼。”一拍坐榻，秦昭王霍然站了起来，“委屈先生暂做客卿，辅助丞相处置国政如何？”

骤然之间蔡泽心中一亮，立即深深一躬：“蔡泽受命！”

出得王宫，蔡泽根本没心思去办理印信府邸等诸般事务，立即来到丞相府拜访范雎，要做一次坦诚的负荆请罪。谁知相府掌书却说丞相巡查郡县去了，走前留得一书，叮嘱蔡泽若来便得开启。蔡泽当即开书，寥寥两行大字：

蔡泽已受王命，掌书着即安置其代行丞相署理国政。

良久默然，蔡泽对着书简深深一躬，说声请掌书稍待，匆匆走了。来到王城，蔡泽请

见秦王。守在秦王书房的王室长史却捧出了一卷竹简,说是秦王教他看罢定夺。蔡泽觉得蹊跷,忐忑不安地打开竹简,一时愣住了:

### 辞 相 书

范雎顿首:臣任丞相十数年,虽于邦交有尺寸之功,然亦有错荐两人之罪。长平大战后老臣才思枯竭,无良策重振秦国,忝居相位,实为误国也!今有蔡泽,治国之论特异深刻,察秦之细,过臣多矣!若得其人为相,定有良策兴国。老臣请卸任丞相之职,请以蔡泽为相治秦。范雎有先荐之错,所荐当否,唯王明察决断。

蔡泽一阵唏嘘感慨,对着长史一拱手道:“敢请转禀秦王:蔡泽虽可暂署丞相府,然愿请回应侯领相职,蔡泽辅之可也!”长史笑道:“原是秦王要大人定夺,无须禀报。”一番思忖,蔡泽明白定然是秦王无法挽留范雎,却教自己相机行事了。

日色过午,蔡泽不再多说,出王城快马一鞭,自咸阳东门直向蓝田塬而来。



## 第一章 暮政维艰

### 一 落拓奇士隐秘出山

日落时分，一辆遮盖严实的黑篷车驶到了丞相府后门。

篷车停稳，驭手利落下车轻声两句，厚厚的布帘掀开，一个胖大苍白的黑衣人扶着驭手的肩膀走了下来，头无高冠，身无佩玉，散发长须，简约得看不出任何身份。黑衣人低声吩咐一句，驭手将篷车圈赶到了对面一片柳树林中。一眼瞄去府门紧闭，黑衣人从容走了过去轻轻叩门。方过三声，咣当吱扭两响，厚重的木门落闩开启，一颗雪白的头颅从门缝伸了出来：“先生何人？家主不见后门来客。”黑衣人不说话，只将手掌对门一亮，雪白的头颅倏地缩了回去。黑衣人一步跨过了门槛，方过影壁，白头老仆匆匆赶来：“大人且缓行几步，容老朽禀报家主。”

“不用。”黑衣人大袖一甩，径自绕过影壁向里去了。

穿过一片竹林一片水面，一道草木葱茏的土石假山横亘眼前。山麓一座茅亭，亭下一人红衣高冠，正在暮色中悠悠然自斟自饮。黑衣人遥遥拱手：“燕士齐风，信哉斯然！”亭下红衣高冠者哈哈大笑：“孟春之月，万物章章，安国君也活泛了？”黑衣人笑道：“新相